《满文老档》中有关蒙古降人的记载

——以努尔哈赤对蒙古的政策为中心

刘大治

[摘要] 明末清初之际,东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蒙古牲畜大量死亡,这导致大量蒙古降人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实行“善养来者”的安置政策,通过联姻、设旗、盟誓等方式成功地招抚和安置了蒙古人众,这不仅对后金分化喀尔喀蒙古,孤立察哈尔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皇太极征服蒙古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满洲老档》; 努尔哈赤; 蒙古降人

[中图分类号] K2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4)05-0073-04

[收稿日期] 2014-05-20

[作者简介] 刘大治,北华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吉林 132013)

蒙古降人泛指战败被俘、投降或主动归附的蒙古人,《满文老档》存在着大量蒙古降人的记载,这早已受到史学界关注,蒙古史学者蒙林先生指出“关于蒙古逃人的具体数量,《清实录》记载极略,而翻开《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以后,则比比皆是,记载极详,少则数人数畜,多则百户千羊,皆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察哈尔部之部民。到天命、天聪之交,更是如此,已数不胜数。”^[1]然而《满文老档》有关蒙古降人的记载虽然详细,但是过于琐细,缺乏系统,尤其是众多陌生的蒙古部名以及晦涩的蒙古贵族姓名和称号,给研究增加了难度,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对于蒙古降人的研究颇能说明17世纪上半叶满蒙关系的实质,有助于了解东部蒙古诸部瓦解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满文老档》中有关后金天命时期蒙古降人的记载,对努尔哈赤是如何招抚蒙古降人,如何逐步制定相关的安置政策,又如何对其加强控制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探寻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的政策对满蒙关系的影响。

一、蒙古降人归附后金的历史背景

天命三年(1618)四月,后金袭击抚顺,揭开了明与后金长期激烈战争的序幕,处于两大势力之间的蒙古,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但是蒙古诸部广泛分散于辽东边外,宗主国察哈尔林丹汗居于广宁锦义边外,“以东则炒花、煖兔、宰赛、卜儿亥等酋,以

西则拱兔、揸臣台吉、歹青、黄台吉等酋”,且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或以数十营称,或以二十四营称,皆拥强聚众。”^[2]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甲子,真正争取起来又谈何容易。对此,明朝重点拉拢蒙古正宗察哈尔林丹汗及喀尔喀蒙古强支宰赛、炒花等,认为“西虏以憨为主,憨之顺逆西虏所视为向背,亦东虏所视为重轻,故讲赏为憨费甚巨。”^[2]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戊戌,希望通过林丹汗等正宗强支振臂一呼,率领蒙古诸部制约后金。后金则从拉拢喀尔喀蒙古旁支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及察哈尔蒙古弱支兀鲁特部明安诸贝勒入手,利用各部与林丹汗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蒙古各部交往、联姻、结盟等方式,争取林丹汗控制下的察哈尔蒙古与喀尔喀蒙古诸部,从而达到孤立林丹汗的目的。

同时辽东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天命三年,“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枕藉”^[3]²⁰;第二年10月,“辽地大雪,多冻饥”^[3]¹⁹;天命五年(1620),“辽东旱,木株尽萎。”^[4]泰昌元年七月乙酉,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导致“蒙古诸部大饥”,大量的蒙古降人涌入了明与后金。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5]与此同时,后金也积极招抚蒙古降人。天命四年(1619)六月,后金攻陷明开原与铁岭,打通

了后金与蒙古的交通后,蒙古降人陆续逃奔后金,据《三朝辽事实录》记载“虏自十方寺投入奴寨,至则纳之;今虏过辽、沈,而近开、铁者,犹投奴寨。”^[6]可见,双方为了扩大兵源,都积极收纳蒙古降人。然而,辽沈失陷后,明廷把责任归咎于袁应泰招抚蒙古降人政策所致,如兵科给事中蔡思充言“辽东受降之祸,目击心伤,岂容再误。”^[7]天启元年五月乙巳,从此明廷关闭了对蒙古降人招抚的大门,客观上给后金招抚蒙古降人提供了便利。

二、《满文老档》中有关蒙古降人的记载

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连续陷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70余堡后,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全部接界,投奔后金蒙古降人日益增多。四月,“巴林部贝勒杜楞属下十八户,一百二十男丁,携马五十匹,牛四百一十头,羊千只逃来。”^{[8]193}五月,“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之弟蒙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人来归。”^{[8]201}六月,“巴林部贝勒杜楞之子阿玉希及古尔布什、萨特塔尔三台吉所属蒙古一百六十户来归。”^{[8]212}可见,降人多来自与后金比邻的喀尔喀蒙古,且以散户为主。每逢归附的蒙古人数多时,努尔哈赤都会“亲御衙门,宴所来之逃人,”^{[8]258}以示后金对他们到来的重视。莽果尔、古尔布什等台吉率其子女、畜群及属下举部来归,努尔哈赤更是给予极高的礼遇:派大贝勒代善“出汗城,迎于五里外,宰四牛四羊宴之。入城后,下榻于汗衙门,并设大筵宴。”^{[8]200}宴后,努尔哈赤给予他们丰厚赏赐。不仅如此,后金还按月发放粮米钱物,“每一蒙古男丁月给米一斗及银二钱。”^{[8]283}为了方便蒙古降人迅速进入后金,努尔哈赤又传谕沿边各堡台人,“凡逃人及携带妻孥、牛羊来归之人及汛地之人,即令入境,恐其为敌兵追获。”^{[8]292}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促使喀尔喀蒙古降人接连来归,增强了后金的实力。

天命七年(1622)正月,后金占领广宁。游牧于广宁边外察哈尔的兀鲁特部因不满其主林丹汗压迫,开始归附后金。正月初四,“兀鲁特部一丧夫之福晋,率其幼子及四百六十人,携牛五十八头,马四匹来归顺”,为了扩大对察哈尔兀鲁特部的招附,努尔哈赤对兀鲁特来投福晋给予精心安置,将福晋“妻于汗子汤古岱阿哥”,又给福晋及其随从大量的赏赐^{[8]295},这起到很好的效果,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明安、索诺木、揣尔扎勒等十贝勒率妇孺及一千男丁”,举部“逃来广宁城”,努尔哈赤亲

自“御衙门,以迎来之礼宴之。”^{[8]331}二十五日,努尔哈赤遣人传谕兀鲁特诸贝勒“家中无事,著尔等速亲自前来”,欲将他们从广宁迁往辽阳,“以令其主众游牧蒙古人,于彼处与我蒙古共同游牧,滋养牲畜”,同时要求与诸贝勒一同前来之人,“若有妻孥,可令前来。凡携妻孥前来者,皆可信之人,加以豢养,其未携妻孥孤身前来者,则不予置信。”^{[8]340}可见,努尔哈赤表面上让兀鲁特诸贝勒掌管后金旗下的众游牧蒙古,实际上对他们归降仍存戒心,以此名义把他们迁往后金腹地,以便加以控制。为了打消兀鲁特诸贝勒的疑虑,努尔哈赤又于次日在筵席上特意向众人解释道“广宁地方人移往之处,岂准尔等久驻耶?尔等若往前屯、宁远等地居住,则该处蒙古人业已满矣。”^{[8]342}三月四日,努尔哈赤又催促兀鲁特诸贝勒“若欲来汗处,即速将马匹养肥,一俟马匹肥壮,即遣使前来告之。”^{[8]349}二十六日,兀鲁特诸贝勒经由广宁至,努尔哈赤“以来归之礼,由八旗宰十牛,设筵百席,带至筑新城之地大宴之。”^{[8]368}

由于喀尔喀与兀鲁特诸贝勒率部主动归降,努尔哈赤为示优待,没有将他们同其他蒙古降人一样,以蒙古牛录的形式编入满洲八旗,而是仍令他们统领部众,建立具有相对独立的蒙古二旗,喀尔喀旗和兀鲁特旗。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传谕满洲八旗与蒙古二旗的诸贝勒互相联姻,“汗之亲家为卓里克图之子鄂勒哲依图、揣尔扎勒、噶尔玛、索诺木、博奉。大贝勒之亲家为莽古勒额驸之父子,岱青之子巴音岱、绰尔吉、米赛、伊林沁、额布根、伊斯哈布。阿敏贝勒之亲家为拜兴之子青吉勒、青吉勒之子达赖。莽古尔泰贝勒之亲家为额尔德尼达赖之子多尔济及特陵。四贝勒之亲家为兀鲁特七贝勒中已故龙贝勒正室之子明安之三子昂昆、班第及多尔济。德格类阿哥为奇布塔尔。阿巴泰贝勒之亲家为莽噶泰之子布当、衮济、希尔胡纳克、阿金。岳托阿哥之亲家为威征之子布彦岱。济尔哈朗阿哥之亲家为台吉巴拜。齐桑古阿哥之亲家为古尔布什台吉。多铎阿哥之亲家为布达之子恩额类。”^{[8]370}喀尔喀蒙古来投的莽古勒额驸、巴拜台吉、古尔布什台吉分别与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阿哥、齐桑古阿哥结为亲家,其他兀鲁特部来投诸贝勒分别与努尔哈赤及其他贝勒结为亲家,形成满蒙一家的局面。

努尔哈赤还与来投喀尔喀、兀鲁特诸贝勒对天盟誓。天命八年(1623)七月初三日,恩格德尔额驸代表喀尔喀蒙古诸贝勒盟誓曰“顾仰赖英明汗

为生而来。既来之 则蒙汗怜爱 视如赤子 倘有负汗父眷养之恩 则上天知之 既见恶于父母兄弟而来投 所思一切尽已得之 若不念汗之优宠 逆理而行 则祸患及身 必至灭亡。若秉持忠心 竭力图报 必享安逸之福也。”^{[8]534}初四日 蒙古兀鲁特部诸贝勒又誓曰 “闻英明汗之名 见恶于察哈尔汗 为仰赖英明汗而来 来之即蒙汗怜悯如子 倘不思汗之眷养 我等蒙古诸贝勒 怀有邪恶之心 则其怀邪恶之心之贝勒 必为上天监察 以致祸患及身 若思令汗之眷爱 秉以忠心 则上天眷悯 共享太平之福也。”初五日 努尔哈赤盟誓曰 “凡此来归之诸贝勒若有罪 则与我八贝勒同等视之。死罪则免其死 遣还故地。”^{[8]536}努尔哈赤又以誓言的方式 加强了对来归蒙古诸贝勒的控制。

随着蒙古降人接连来归 后金 “供应粮草 无人主管”^{[8]311} 为此 天命七年六月 努尔哈赤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此事 命令 “尔等带所养育之蒙古人至该牛录人祭祀之处 供其食 有酒则供其饮之 至于瓜、茄、葱、菜以及菜园之食物同食 衣衫、布裤易旧新 赐给蒙古之奴仆与包衣阿哈一同兼管 伐薪煮饭等皆令一同操作。或逃或失 由尔等偿之。既已交付尔等养育蒙古 即切勿使之过于劳苦 但亦勿因奉命养育而过于怜惜之 出力当差 善者则称其善 恶者则言其恶 告之于汗。”^{[8]427}对于玩忽职守的官员 努尔哈赤给予惩罚。天命八年二月 “参将噶鲁因未糊蒙古房屋之窗户 故罚银七两 以销其功。”^{[8]427}在此基础上 后金又制定了 “善待来者”的法令 “查点新来人口 给以田、舍、席、器、斧及锅、妻、奴、衣等物 使之筑房并登记征收与赈济库粮等。”^{[8]436}用法令保证蒙古降人享有相应的物质待遇 有效解决了蒙古降人的衣食问题。

随着蒙古降人日益增多 出现了蒙古人降而复叛的现象 《满文老档》对此有零星记载：天命六年三月 “多铎阿哥属下之七名蒙古人潜逃而去。”^{[8]175}天命七年六月 “巴都里阿哥所属三蒙古人 携马五匹 牛一头逃去。”^{[8]387}天命八年正月 “拉巴希席布台吉及其弟索诺木台吉率所属之诸申民众叛归。”^{[8]398}对此 后金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天命七年三月 “令蒙古兵各主将之妻及新来食官粮者之妻居广宁 妇孺至彼 即严加看守” 表面上是 “以免有人与妇女私通并携之潜逃”^{[8]351} 其深层用意 欲以妻孥作为人质来控制蒙古降人 以防叛逃。一旦发生便坚决镇压 对追捕不利的官员给予严惩。天命八年二月三十日 二蒙古人在乌巴海、巴雅尔图等人辖区越境而出 “乌

巴海、巴雅图尔各罚银十五两 哨探波荪罚银十两 并命赔蒙古二逃人及马二匹。”^{[8]429}三月 乌巴海往追逃人 又 “因未宿边界寻觅踪迹 而宿于家中 故治以罪销功银十五两矣”^{[8]442} 在边境巡防的乌巴海两次因追捕逃人不力 受到后金惩罚 可知后金对此事的重视。

三、努尔哈赤蒙古降人的招抚与安置政策对满蒙关系的影响

清太祖努尔哈赤认为 “我蒙古、诸申二国 语言各异 而衣饰风俗同也。”^{[8]199} 视蒙古为同类 所以后金积极招抚蒙古降人 后金诸贝勒与蒙古降人互相联姻 彼此盟誓 借此消除女真与蒙古的文化隔阂 这给满蒙关系带来了积极影响。

首先 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成功招抚与安置 扩充了兵源 增加了后金军力。随着后金收留的蒙古降人日益增多 蒙古军的规模也随之扩充 天聪三年(1629) 蒙古军扩充为左、右翼蒙古二营 天聪九年(1635) 皇太极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 大规模整编为数众多的喀喇沁蒙古壮丁 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不仅如此 投奔后金的蒙古诸贝勒多次随后金征战 天命八年征喀尔喀蒙古扎鲁特部昂阿贝勒 因功受赏的蒙古贝勒有喀尔喀旗的莽古勒、古尔布什 兀鲁特旗的博奉、鄂勒哲依图、瑞尔扎勒等人;^{[8]481}天命十一年(1626年) 征喀尔喀蒙古巴林部囊奴克时 兀鲁特旗明安之子昂昆在战斗中立功 “赐以达尔汉和硕齐之名号”^{[8]702};天聪元年(1627) 征朝鲜 喀尔喀旗古尔布什、满珠习里 兀鲁特旗乌哲依图、达赖等参加;^{[8]840}……可见 蒙古来归诸贝勒为后金的军事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 在努尔哈赤不断拉拢下 蒙古人纷纷出逃至后金 这使蒙古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蒙古人继续流失 林丹汗对内采取高压政策 用武力胁迫与后金关系暧昧的部落 以此达到强化统治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 林丹汗这种高压政策 反而加速了蒙古诸部投奔后金的进程。天命七年 察哈尔所属的兀鲁特部举部投奔后金。天聪元年 敖汉、奈曼两部又举部投降后金 至此察哈尔八大部中的三部归降了后金 林丹汗无力与后金在辽东抗衡 于是率领余部西迁明朝宣大地区 不愿随林丹汗西迁的察哈尔部众 或是投奔后金 或是依附明廷。天聪元年八月 “察哈尔之阿喇克绰特部巴尔巴图鲁及诺门达赖、吹尔扎木苏三贝勒率男子十五名和妇人十四口 幼子十口 马四十五匹来归。”^{[8]865}十一月 “察哈尔部某旗大贝勒昂坤杜稜 携妻子人民来

归。”^{[8]869}十二月,“察哈尔阿喇克绰特部贝勒多尔济尔登,携妻子人民来归。”^{[8]870}在此基础上,天聪二年(1628)二月,后金在敖汉、奈曼两部降人的引领下,征灭了住牧于大凌河一带,没有与林丹汗一同西迁而依附明廷的阿喇克绰特部。^{[8]879-880}三月,后金又讨伐了随林丹汗西迁,但途中折返至阿喇克绰特部旧址居住的古特依塔布囊部众。^{[8]884-885}八月,后金与喀喇沁蒙古建立针对察哈尔林丹汗的军事同盟。^{[8]889}至此,后金完全控制了大兴安岭以南至明蓟镇长城边外之间广大地区的蒙古诸部。

综上所述,由于努尔哈赤对蒙古降人进行了积极的招抚,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安置政策,增强了后金的实力,削弱了察哈尔林丹汗,为日后皇太极最终征服东部蒙古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蒙林.《满文老档》与蒙古史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

学,1987(4):85.

[2] 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

[3]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M]//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 明光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

[5] 〔清〕张廷玉.明史·卷259·列传第147·袁应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75.

[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3卷[M]//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361.

[7] 明熹宗实录·卷10[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校勘本,1962.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 李 丽】

Records of Mongolia Drop in the “Tonggifuka ak. hergen idangse ” ——As the Center of Nuerhachi to Mongolia’s Policy

LIU Da-zhi

(Dean Office of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ortheast region erupted in th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continuous drought and cold caused massive death of livestock in Mongolia, which led to a lot of Mongolia hungry to Later Jin Dynasty. Nurhaci adopted a policy of “good care to newcomers” resettlement to Mongolian drop through feast, reward, marriage, setting-flag, vows, to strive for Mongolian public, which not only led to a lot of Mongolia come to the Later Jin Dynasty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strength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but also was decisive for the Later Jin Dynasty to separate Khalkha Mongolia and isolate Chaha, and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uangtaiji to conquer the eastern Mongolia.

Key words: Tonggifuka ak. hergen idangse; Nurhaci; Mongolia drop